

文 献 之 窗

关于《迦茵小传》的两种译本

——订正新版《鲁迅全集》的一条注释

陈曦钟

鲁迅先生在《上海文艺之一瞥》中，讲过这样一段话：“然而才子佳人的书，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，那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《迦茵小传》(H.R. Haggard; Joan Haste)。但只有上半本，据译者说，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，非常之好，可惜觅不到下册，无可奈何了。果然，这很打动了才子佳人们的芳心，流行得很广很广。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，将全部译出，仍旧名为《迦茵小传》。而同时受了先译者的大骂，说他不该全译，使迦茵的价值降低，给读者以不快的。于是才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，实非原本残缺，乃是因为记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，译者故意不译的。其实这样的一部并不很长的书，外国也不至于分印成两本。但是，即此一端，也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。”

鲁迅先生在这里谈到的近代翻译史上的这个掌故，确实是意味深长、很能说明问题的，所以常为人所称引。但是，《迦茵小传》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，那只有“半本”的译者是谁，恐怕现在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新版《鲁迅全集》对《迦茵小传》作了注释，全文如下：“《迦茵小传》英国哈葛德所作长篇小说。该书最初有署名蟠溪子的译文，仅为原著的上半部，一九〇三年上

海文明书局出版，当时流行很广。后由林琴南根据魏易口述，译出全文，一九〇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。”^①这条注释虽然内容基本上和旧版《鲁迅全集》的同一条注释相同，但补充说明了两书的出版地点和年月，还改正了旧注中的一个错误——旧注把林琴南翻译的时间误作“一九一三年”了。这是新注胜过旧注的地方。

然而，无论新注旧注，都说蟠溪子的译文仅为原著的上半部（旧注作“上卷”）。这显然系据鲁迅先生原文而推知，殊不知鲁迅先生文中所说的“但只有上半本”，却是误记。现谨将有关材料介绍如次：

一、蟠溪子本人为《迦因小传》写的《引言》中说：“译者蟠溪子曰：岁在庚子夏……某家海上，辄以晚凉闲步，偶于冷摊得残破西籍数种，索价一先令。购归展读，中有《迦因喜司托来》一种、译言《迦因小传》者^②，为西欧小说家言，惜残缺其上帙。而邮书欧美名都，思补其全，卒不可得……既述其缘启，复当觅其全帙以成完璧。然迦因之原委，以后度前，亦思过半矣，可勿赘焉。”^③

二、林纾在《〈迦茵小传〉小引》中说：“余客杭州时，即得海上蟠溪子所译《迦茵小传》，译笔丽贍，雅有辞况。迨来京师，再购而读之，有天笑生一序，悲健作楚声……书佚其前半篇，至以为憾。甲辰岁译哈葛德所著《埃司兰情侠传》及《金塔剖尸记》二书，则《迦茵全传》赫然在《哈氏丛书》中也。即欲邮致蟠溪子，请足成之，顾莫审所在。魏子冲叔……因请予补译其书……特哈书精美无伦，不忍听其沦没，遂以七旬之力译成，都十三万二千言，于蟠溪子原译，一字未敢轻犯，示不掠美也。”^④

三、金松岑在《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》一文中说：“《迦茵》小说，吾友包公毅译。迦茵人格，向为我所深爱，谓此半面妆文字，胜于足本。今读林译，即此下半卷内，知尚有怀孕一节。^⑤西人临文不讳，然为中国社会计，正宜从包君节去为

是。此次万千感情，正读此书而起。”^⑥

四、署名寅半生的《读〈迦茵小传〉而译本书后》说：“蟠溪子不知几费踌躇，几费斟酌，始将有孕一节为迦茵隐去，而但写其深情高义，……至于迦茵与亨利以前若何互结爱情，皆削而不书，以待读者意会。其自叙云：‘残缺其上帙。而邮书欧美名都，思补其全，卒不可得’。非真残缺焉，盖曲为迦因讳也。故又云：‘迦因之原委，由后度前，思过半矣，可勿赘焉。’诚哉其可勿赘焉。不意有林畏庐者，不知与迦因何仇，凡蟠溪子所为计弥缝而曲为迦因讳者，必欲厉补之以彰其丑。”^⑦

以上资料足以清楚地说明，蟠溪子所译的《迦茵小传》，其内容不是相当于哈葛德原书的上半部，而是下半部。上面引述的几条材料都不难找到，事实上，新版《全集》在注释“先译者的大骂”时（按：旧版无此注），曾指出“当指寅半生作《读迦茵小传两译本书后》”，并且还从中引了一部分我们在前面所引用过的文字。可惜从“至于迦因与亨利以前若何互结爱情”到“诚哉其可勿赘焉”一段，偏偏略去未引，大概也没有受到注释者的注意，以致本来可以发现的问题而终于没有发现，真可谓“失之交臂”而“功亏一篑”矣。^⑧按《全集》注释的通例，凡属鲁迅先生原文误记的地方，注释中都尽可能加以说明，如《上海文艺之一瞥》中另有几处误记，《全集》都已注明。所以我们希望将来重印《全集》时，能够把有关《迦茵小传》的注释作一些必要的订正和补充。

需要说明，笔者原本想把蟠溪子的译本跟哈葛德的英文原著，至少是跟林纾的译本加以对照比较，看看这位蟠溪子先生究竟从何处译起，所谓“下半部”又删去了那些内容。猜想起来，蟠溪子似不可能截然从半中腰翻译起，正如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外国译者能够从《石头记》第四十一回开始翻译一样。然而，为条件所限，蟠溪子的译本和英文原著均不可得，笔者所能找到的，

仅是一本一九〇六年出版、署名“吴门嵇溪子、天笑生同译”的《身毒叛乱记》罢了。^⑧这当然是十分遗憾的事。倘有博雅君子，能于拙文有所补正，此则私心所至祷焉。

注：

①《鲁迅全集》第4卷，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第304页。

②嵇溪子译本名《迦因小传》，林纾译本名《迦茵小传》。又，从这句话看，他似乎把 Haste 误作 History 了。

③④⑥⑦见阿英编《晚清文学丛钞·小说戏曲研究卷》，中华书局一九六〇年版。

⑤意思是说，读了林译本，才知道在下半卷内原有迦因怀孕的情节，只是被译者故意删去了。包公毅，即天笑生。据嵇溪子的《引言》说，他曾请天笑生对译文“稍加删补”。

⑧舒芜在《求新声于异邦》一文中，在介绍鲁迅这段话时，也曾大段引了寅半生和金松岑的文章，然亦未曾注意到嵇溪子译本究竟是原著的上半部还是下半部的问题。见《古代文学理论研究》（丛刊·第五号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。

⑨《身毒叛乱记》，上海小说林总编译所一九〇六年初版。身（Yuan）毒，古印度的别译。天笑生在《序》中说：“嵇溪子口译是编，授天笑记之。”嵇溪子当即嵇溪子。

《困学纪闻十笺》未刊本

薛 英

《困学纪闻十笺》，清黄培芳撰。此未刊本现藏北京图书馆。黄培芳广东香山人，字子实，一字香石，事迹见《国朝书画家笔录》卷三，《清史列传》卷八，著作有《香石诗话》等多种，《困学纪闻十笺》系黄氏私人藏书，钤黄培芳印、香石、香石读、子实、岭海楼藏等印。关于《十笺》之情况，从以下数条黄氏之题记中可以看出。

1.余读《困学纪闻》，初得阎何注本，继得万氏集本，又得五笺本，于戊辰冬（宋嘉庆十三年）始稍加丹铅，最后得此合注之本。